

臺灣視角的翻譯腔實證研究： 從定義、名稱、分類、成因到矯正方法

歐冠宇

「翻譯腔」(translationese)一直是翻譯實務的常見通病及翻譯教學的關注焦點，然而相關文獻及研究論述卻相當籠統雜亂，在臺灣亦相當匱乏。本研究徵集臺灣翻譯學界及業界的專家學者對於翻譯腔的看法，就其概念定義、中譯名稱、表現分類、形成原因和矯正方法，綜理出屬於臺灣視角的共識。同時也將翻譯腔的表現分類及可能的矯正方法實施於某大學英文系之英譯中翻譯課程，協助學生學習辨識及標記翻譯腔，有系統地教授可能的矯正方法，如翻譯轉換原則、翻譯單位、基本翻譯技巧、功能主義翻譯觀、同義轉譯訓練等，並分析整理大學生翻譯腔的頻率和類型，以及辨識標記翻譯腔的能力，並藉由深度訪談探究其成因以及對矯正方法的反饋意見。

關鍵詞：翻譯腔、翻譯教學、大學部翻譯課

收件：2019年11月25日

修改：2020年2月17日

接受：2020年7月3日

A Taiwanese Perspective on Translationese: Definition, Chinese Name, Typology, Causes and Remedies

Kuan-Yu Ou

As a common problem in translation practice as well as a focus of attention in translation teaching, “translationese” has been insufficiently researched, especially in Taiwan. The present study looks at the views of scholars and experts in the field of translation in Taiwan regarding the concept, definition and Chinese translation of translationese, as well as its classification, causes and “remedies.” Moreover, the suggested classification of this term and some possible remedies have been looked at in, and applied to, an undergraduate English-to-Chinese translation class in Taiwan, in which English majors learned how to identify different types of translationese and to overcome or reduce their translationese through some potentially useful countermeasures, such as transfer principles, translation units, translation skills, German functionalist concepts, paraphrasing, etc. The common types translationese produced by the students, and their frequencies, were analyzed, while the causes of their translationese were investigated and the students’ own feedback on the remedies were reported through in-depth interviews.

Keywords: translationese, translation teaching, undergraduate translation class

Received: November 25, 2019

Revised: February 17, 2020

Accepted: July 3, 2020

壹、引言

“Translationese”（以下主要稱為「翻譯腔」）一直是翻譯實務上的常見通病，也是翻譯教學上的關注焦點。實務方面，讀者或翻譯批評家對於坊間出版品不甚通順的譯文常給予「翻譯腔很重」之類的評語；負責把關譯文品質的審稿或編輯也常致力於刪改譯者初稿裡的翻譯腔。教學方面，翻譯教師批改或糾正學生譯文時，除了挑錯之外，也常以消弭翻譯腔為一大重點。畢竟，光是翻得「對」（理解正確）是不夠的，還必須翻得「好」（表達適當），譯文才能被市場和讀者接受，學生將來就業才有機會勝任翻譯工作、成為稱職的譯者。

然而，就筆者從事翻譯實務與教學的經驗，翻譯腔向來是個模糊籠統的概念，其分類及改正方法也難以具體、有系統地實施於課堂。以大學翻譯課學生較常接觸的英譯中來說，針對譯文裡的翻譯腔，教師往往只知其然卻說不出所以然，只能以「這句翻得不好、怪怪的」、「中文不會這樣子說（或寫）」、「原本英文的痕跡很明顯」等語含糊帶過，對於學生辨識及改正其譯文問題所在的幫助不大，學生往往還是重複犯同樣的毛病；即便教師提供通順、沒有翻譯腔的參考譯文，但若僅有示範而沒有教授明確適當的翻譯策略和方法，學生依然不易將之內化，進而察覺或避免翻譯腔。因此，翻譯腔的定義、分類、成因及矯正方法十分重要。知道其定義和分類，翻譯教師才能「言之有物」，學生才能「行之有據」；了解其成因及改正方法，才能「對症下藥」、「藥到病除」。

Translationese 一詞最早在 20 世紀中期出現於西方翻譯學界，並定義為「一種因過度追求形式對應而違反目標語文法與詞語

修飾常態的不自然譯文」(Nida & Taber, 1969, p. 210)，大多加以貶抑。但到了 20 世紀末，部分翻譯學者如韋努蒂 (Venuti) 為 translationese 平反，強調其正面價值、提倡譯者顯身；同時，translationese 一詞的用法也出現中性意義，用來指「翻譯語言」(translated language) 或「翻譯特有的語言」(translation-specific language)，開始跟「翻譯共性」(translation universals) 有所重疊混淆(柴秀娟，2012)。整體而言，西方翻譯學界對於 translationese 的概念及定義尚屬分歧混亂，表現分類上也缺乏系統性的歸納區分，成因方面的研究仍嫌薄弱，矯正方法亦少有論述。

中文世界(尤其中國大陸)對 translationese 的分析、研究及評論頗多，除了最初稱之為「翻譯體」(金隄、奈達，1984)之外，還有「翻譯症」、「翻譯腔」、「譯文體」、甚至「翻譯味」、「外語氣」等說法(馬利紅，2010)，極待規範與統一。其中文定義大致與英文相似，多數學者也賦予翻譯腔負面評價，但如同西方翻譯學界的發展，中文譯界也有學者提出譯文在文化意象與語法表達上「適度異化」的重要性，亦即翻譯腔對於刺激及豐富譯入語文化與語言的正面效應。至於表現分類方面，常過於簡略籠統，無助於分門別類，又或者過於細碎繁瑣，未能有系統地加以歸納。翻譯腔的成因也多為學者個人推斷，少有實證研究作為佐證；矯正方法則往往流為經驗之談，實質內涵空泛且難以實施於課堂教學。

臺灣翻譯學界對於 translationese 或翻譯腔的研究及論述較少，大多僅止於讀者、編輯、教師、批評家的口語評論或閒聊言談，鮮少見諸正式書面文字或學術論文，倒是中譯名稱上相當一致使用「翻譯腔」(除了余光中曾以「譯文體」稱之)。在臺灣，翻

譯腔的概念在相當程度上被西方翻譯學者皮姆（Anthony Pym）「翻譯錯誤」分類中的非二元錯誤（non-binary errors）（Pym, 1992）所取代，實質上等同於譯文表達方面的拙劣或不當。賴慈芸（2009）、廖柏森（2010）等學者曾對學生譯文的翻譯錯誤進行分類，但仍有籠統簡略或分類不清之憾。至於矯正方法，相關論述更付之闕如，少數學者曾以德國功能學派提倡之翻譯概念融入國內大學部英譯中的翻譯課，發現學生的譯文品質明顯提升，尤其是中文譯文表達方面變得流暢許多（歐冠宇，2014），應可作為深化翻譯腔研究之基礎。

貳、研究目的

基於 translationese 的概念定義仍籠統雜亂，中譯名稱仍未有共識，表現分類上過於簡略或瑣碎，其成因分析及矯正方法亦多屬經驗之談、缺乏系統整理及教學實施並以實證研究佐證。尤其以國內的翻譯腔研究和論述而言，實有需要蒐集整理臺灣學界和業界的觀點，檢視 translationese 之概念是否有存在的必要，抑或融入「非二元錯誤」的範疇之中即可？其定義是否需要修改以臻完善？其中文譯名以何者為宜？其表現分類上是否能歸納出更適當的類別以有助翻譯教學？以現今臺灣的大學翻譯課學生來說，常見的英譯中翻譯腔類型有哪些？造成其翻譯腔的原因為何？又如何避免？若於翻譯課堂實施矯正方法，哪一種對降低學生翻譯腔的效果最好？教學實施上又有何優、缺點？本研究的具體目的包括：

一、針對 translationese 的概念、定義、中譯名稱、表現分類及可能成因進行廣泛的資料整理，並徵集臺灣翻譯學界與業界專

家學者的意見。

二、歸納國內大學部英文系學生英譯中常見的翻譯腔類型，分析學生辨識及標記翻譯腔的能力，並以質性訪談深入探究其背後成因。

三、於大學部英譯中課堂有系統地實施矯正翻譯腔的可能方法，觀察分析其消弭學生翻譯腔之效果並探討教學回饋。

參、文獻探討

一、概念定義

根據《牛津英語大辭典（簡編本）》（*Shorter Oxford English Dictionary*）（Stevenson, 2002, pp. 329, 858），translationese 一詞出現於 1930 至 1969 年之間，是由 translation 加上字尾 ese 而成，用來指翻譯（尤其是品質差的譯文）不符合譯入語語言習慣的語體特徵（柴秀娟，2012）。大陸學者范仲英（1994）和 Cheng（2006）認為 translationese 一詞最早是由奈達（Nida）於 1969 年與泰柏（Taber）合著《翻譯理論與實務》（*The Theory and Practice of Translation*）一書所提出，並將其定義為「一種因過度追求形式對應而違反目標語文法與詞語修飾常態的不自然譯文」（Nida & Taber, 1969, p. 210）。英國翻譯家紐馬克（Newmark）認為 translationese 又稱做 translatoresese，是「一種無法令人適當理解的直譯」（Newmark, 1988, p. 285）。蓋勒司坦（Gellerstam）將之比喻為「來源語留在目標語上的指紋」（Gellerstam, 1986, p. 88）；貝克（Baker）則認為 translationese 是一種「異常的語言特徵分布情況」（Baker, 1993, p. 249）。在《翻譯學辭典》（*Dictionary*

of *Translation Studies*) 裡, translationese 被定義為:

一種帶有貶義的通用術語,用來指因為明顯依賴來源語特徵而導致不自然、費解甚至可笑的譯入語表達。(Shuttleworth & Cowie, 1997, p. 187)

《翻譯研究指南》(*The Routledge Companion to Translation Studies*) 也有類似釋義:

一種帶有貶義的通用術語,用來指稱翻譯語言,通常指因受來源語詞彙或句法型態的影響而產生彘扭、不自然的譯入語。(Munday, 2009, p. 236)

在中文翻譯學界, translationese 之概念及名稱最早是由金隄與奈達的《論翻譯》一書引介而來,並將之譯為「翻譯體」(金隄、奈達, 1984)。學者如劉宓慶認為「翻譯體」帶有貶義,其顯著特點是「不顧雙語的差異,將翻譯看作語言表層的機械對應式轉換」(劉宓慶, 1993, 頁 291),是「帶有不是老百姓所喜聞樂見的翻譯色彩的譯文」(劉宓慶, 1998, 頁 59)。方夢之(2004)編著的《譯學辭典》則將 translationese 譯為「翻譯症」,並寫道其:

主要特徵為文筆拙劣,即譯出來的東西不自然、不流暢、生硬、晦澀、難懂、費解,甚至不知所云。(頁 26)

林煌天(2005)主編《中國翻譯辭典》則將該詞定義為:

翻譯體,又稱翻譯腔或翻譯症,……特徵是只顧形式上逐詞逐句地緊扣原文,忽略了中國語言文字的特點與表達方式,因而翻譯出來的東西總是生硬枯燥、詰屈聱牙。它是外國化了的中文,這種譯文自然是不為讀者所喜聞樂見的。(頁 184)

其他許多學者或辭典對 translationese 的定義也都大同小異,一面倒賦予其負面意涵與評價,例如余光中(2000)就將之形容為「非

驢非馬不中不西的譯文體」（頁 38）或「公式化的翻譯體」（頁 39）。

不過，在此「貶翻譯腔」的洪流中，自 1990 年代起，中、西方皆有反思 translationese 存在價值的聲音。韋努蒂（Venuti）質疑奉透明流暢譯文為主臬的歸化翻譯方法，提倡以異化譯法破除「譯者的隱身」及「翻譯的醜聞」（Venuti, 1995, 1998），這在某種程度上等於強調 translationese 的地位與價值。中文譯界早在 1930 年代就有魯迅（1973）曾主張「寧信而不順」的直譯歐化句法，算是維護翻譯腔的創始者。¹近代的劉宓慶（1993）雖反對機械主義式的翻譯體，卻也點出翻譯的適度異化對於促進語言發展演進的正面作用，認為只要翻譯中的外域文化或外語表達符合目的語民族文化和語言的可容性基本規範，就是可接受的「適度異化」。胡衛平與章艷（2007）也疾呼，優秀的譯者和譯文應當保留原文在語言和文化層次上的異質因素，以滿足讀者對於外來文化的需求、豐富本國語言的活力。

關於 translationese 的意涵，晚近少數大陸學者曾嘗試重新定義「翻譯體」，並添加新意。Cheng（2006）認為：

翻譯體是一種不自然的翻譯語言，其特徵是帶有來源語結構特徵因而在某一時期違反譯入語習慣用法。（p. 105）

馮興石（2003）則主張：

翻譯體是譯者在沒有特定翻譯策略指導下譯出的那些在一定時期內不符合譯入語讀者語言使用習慣的譯文。（頁 95）

兩人都體認到語言會隨時間而演變，因此將時間因素列入定義的

¹ 首見於 1931 年 12 月魯迅致瞿秋白之回信，後收錄於 1973 年出版的《魯迅全集》。

考量範圍內；馮甚至強調翻譯策略所扮演的角色，不排除譯者出於某些緣故刻意選擇直譯或異化譯法的可能性。這些新的定義少了許多負面批評的字眼，添了一些客觀條件作為但書，也因此給了 translationese 較為折衷、更多情境限制的新地位。

二十一世紀初，西方翻譯學界對於 translationese 一詞的用法開始出現中性指涉，用來指「翻譯語言」(translated language) 或「翻譯特有的語言」(translation-specific language)，語料庫研究學者如 Tirkkonen-Condit (2002)、Puurtinen (2003)、Baroni 與 Bernardini (2006)、Balasko (2008) 都用 translationese 來指稱任何語言組合之間的翻譯所產生的普遍文字特性，也就是「翻譯共性」(translation universals)。語料庫翻譯研究創始者之一的貝克(Baker, 1993)認為 translationese 和 translation universals 不同，前者指的是異常的語言特徵，出自翻譯經驗和語言能力不足的譯者之手，後者指的是翻譯作為不同語言之間的媒介而反映出來的共通語言特性，常見的共性包括明顯化(explicitation)、簡略化(simplification)和常態化(normalization)；儘管如此，現今不少學者將 translationese 和 translation universals 混為一談，或者將 translationese 視為一種有別於來源語和目標語的特殊語言，即類似 interlanguage 或 third language，並著重於發現此翻譯語言的共通特性，而非聚焦在它偏離或違反目標語規則的程度和具體表現上；目前此一方向的詮釋和定義尚未廣為譯界接納或收錄於辭典之中。

二、中文譯名

Translationese 的中文譯名相當繁雜，金隄和奈達最初於 1984 年稱之「翻譯體」(轉引自馬利紅, 2010)，此後不少學者沿用

此名稱，如劉宓慶（1993）、王治奎（2004）、譚載喜（2005）、胡衛平與章艷（2007）、Cheng（2006）等，但也有人譯為「翻譯症」，如范仲英（1994）、孫致禮（2003）、方夢之（2004）、牛新生（2005）等。另外還有許多大陸學者採用「翻譯腔」的譯名，像是呂俊（2001）、林玉鵬（2002）、肖石英（2006）等；或者「譯文體」，如金聖華（2000）；甚至還有零星學者稱之為「翻譯味」、「外語氣」、「外國腔」、「翻譯術語」等。孫迎春（2001）在《漢英雙向翻譯學語林》的英漢術語對照裡，將 translationese 譯為「翻譯體、翻譯腔、翻譯術語」，林煌天（2005）主編的《中國翻譯辭典》則譯為「翻譯體，又稱翻譯腔或翻譯症」，陸谷孫（1993）編著的《英漢大辭典》將 translationese 譯為「翻譯症」，但同時又將之解釋為：（表達不流暢、不道地的）翻譯文體、翻譯腔、詰屈聱牙的翻譯語言。余光中（2000）在其著作《余光中談翻譯》裡則交替使用「翻譯體」和「譯文體」。

馬利紅（2010）曾統計 66 篇中國大陸學界以 translationese 為主題的學術論文，發現中文譯名以「翻譯腔」最多（32 篇），「翻譯症」次之（21 篇），再其次為「翻譯體」（11 篇）、「翻譯味」（2 篇），並建議應加以規範與統一。楊普習等（2009）曾就 translationese 的三個中譯名稱加以辨析，認為譯成「翻譯症」有用詞過重之嫌，而譯為「翻譯體」似乎在強調其美學特質；相較之下，「翻譯腔」恰介於前兩者中間，較能客觀描述此翻譯現象：帶有翻譯「腔」的譯文並不影響讀者理解，就如說話洋腔洋調，讓人有點不適應，但大致都聽得懂。

臺灣學界對 translationese 中譯名稱的偏好和看法則較為一致，絕大多數都以「翻譯腔」稱之，不過幾乎只存在於口頭評論或閒聊之中，很少見諸正式的書面文字或學術論文，教育部頒訂的國

語辭典也並未將「翻譯腔」一詞列入。

三、表現分類

中、西方翻譯學界專門針對 *translationese* 表現分類的研究不多，主要來自大陸學者的論述，但都有過於簡略、籠統或瑣碎的缺點。過於簡略者如王金霞（2010）和王麗鳳（2006），不外乎將翻譯腔的表現形式分為詞彙、句法、表達等幾大類，詞彙方面僅以「詞不搭配」或「照搬用詞」作為分類名稱，句法方面則以「句子結構順序混亂」或「照搬語序」等語稱之，表達方面也只用「表達失誤」或「照搬表達方式」一語蔽之；過於籠統者如王麗鳳（2006）、劉文捷與柴晚鎖（2004），則以「生硬晦澀」、「貌似精確」、「分寸不辨」、「譯文費解」等語作為分類，仍嫌含糊抽象；過於瑣碎者如劉文捷與柴晚鎖（2004），則又矯枉過正，以「當當不絕」、「它它不已」、「的的不休」等例子之細節表現作為項目，但如此分類恐怕翻譯腔的類型將不下數十種，過之猶如不及。

西方翻譯界較近似 *translationese* 表現形式的分類可能反映在翻譯錯誤的類型。例如美國譯者協會（American Translators Association, 2014）翻譯證照考試用來評分的 23 種翻譯錯誤中，「過於直譯」（*literalness*）、「語域」（*register*）、「句法」（*syntax*）、「用字」（*usage*）、「詞性」（*word form/part of speech*）等項目可能較接近 *translationese* 的實際表現形式，但仍偏簡略。加拿大口筆譯暨術語學會（Canadian Translators, Terminologists, and Interpreters Council, 2014）翻譯證照考試的評量標準則將譯文的錯誤分為「翻譯錯誤」（*translation errors*）和「語言錯誤」（*language errors*），再依嚴重程度分為主要錯誤和次要錯誤。翻譯錯誤指

的是無法解譯原文意思，也就是譯文訊息有誤；語言錯誤指的是違反目標語的文法和其他使用規則，也就是譯文表達不當，相當於 *translationese* 的概念。此一分類方式也近似翻譯學界經常引用皮姆提出的二元錯誤 (*binary errors*) 和非二元錯誤 (*non-binary errors*)。二元性指的是譯文只有對與錯兩種可能性，非二元性指的是譯文至少有兩個以上的正確翻譯和錯誤翻譯的可能性。皮姆認為，非對即錯的二元性錯誤屬於語言錯誤，在多種可能性的譯法中選擇錯誤者則是非二元性錯誤，屬於翻譯錯誤。不過皮姆所謂語言錯誤和翻譯錯誤的內涵，恰與加拿大口筆譯暨術語學會的用語相反，但無論何者，都只有概略的分類，缺乏進一步的區分以利翻譯教學。

臺灣翻譯學界目前也未針對翻譯腔進行分類，而是實質上等同於翻譯錯誤分類之下的「譯文表達不當」一類。例如賴慈芸 (2009) 就英譯中的錯誤分類，援引皮姆 (Pym, 1992) 翻譯錯誤分類的非二元錯誤，並再分成「用詞不當」和「轉換技巧不足」兩類。用詞不當的內涵包括：搭配有問題、褒貶值不對、語義不明、無法適當傳達訊息；轉換技巧不足的內涵則包括：句型不佳（如前飾過長、同位語結構）、上下文銜接不良、邏輯不對、代名詞指涉不清、贅字、標點不當。這些項目有些屬於 *translationese* 的範疇，有些則不是。此外，賴慈芸 (2009) 把「中文語病」（包括：中文語法有問題、錯別字、標點錯誤、漏譯）歸為二元錯誤，然而其中的語法問題應為非二元錯誤，較屬於 *translationese* 的範圍。廖柏森 (2010) 曾將臺灣大學生英譯中的翻譯錯誤區分成「解譯錯誤」、「語言錯誤」和「其他錯誤」，其中的語言錯誤近似 *translationese* 的概念，指的是譯文再製或表達上所呈現的錯誤，又細分為「不合句法」、「表達拙劣」、「語域或語體不恰當」、

「過於直譯」、「過於意譯」、「錯字和標點符號錯用」六類，其中前四項較符合 translationese 的範疇，最後一項則不然，至於「過於意譯」一項則有討論空間。整體來說，現有的翻譯腔分類或相對應的翻譯錯誤分類仍相當凌亂，而且大的類別過於籠統簡略，小的細項又過於瑣碎，有待修改或嘗試新的類別項目。

四、形成原因

翻譯學界關於 translationese 或翻譯腔成因的研究也相當匱乏，仍以中國大陸學者的論述為主，提出的看法不外乎：中英語言與文化的差異、原文語法和語言習慣的制約、譯者素質、片面強調忠實、對原作理解不夠深透、忽略運用翻譯基本技巧等（王金霞，2010；周彥君，2009）。然而，這些原因大多為學者自身的經驗之談，屬於個人判斷或推測，缺乏從譯者或學生角度的反思或感想加以佐證。此外，上述有些因素在用詞上過於概略，應再加以細分，像是譯者素質涉及的面向極為廣泛，如細心程度、耐性、責任感、外語能力、母語能力、工具資源使用能力等；有些因素似乎只點出表象，而非其背後原因，例如原文語法和語言習慣的制約其實是翻譯腔表現出來的特徵，但譯者之所以受到制約卻應該另有真正原因；而片面強調忠實，或許其實意味著譯者傾向直譯、異化的翻譯觀。另外，有些因素在實質上似有重複，宜加以整合，例如（譯者未能體察）中英語言與文化的差異其實就會導致原文語法和語言習慣的制約。

大陸學者王福祥與徐慶利（2010）曾以實證研究探討翻譯腔與翻譯任務複雜度和譯者工作記憶（working memory）的關聯，結果發現翻譯任務愈複雜，工作記憶的需求與負擔就愈大，翻譯腔的頻率就愈高、程度就愈嚴重。當然，這項研究的結果有點不

證自明，愈是超出譯者能力範圍的原文，翻譯起來自然吃力。倒是「工作記憶」這項要素或許可以對譯者訓練有所啟發，若能以某些練習方式或材料提升學生的工作記憶能力，也許他們就能勝任較困難的翻譯任務，進而降低翻譯腔。

五、矯正方法

不少翻譯學者如劉文捷與柴晚鎖（2004）、王麗鳳（2006）、周彥君（2009）、王金霞（2010）等均曾建議避免翻譯腔的方法，大致可歸納為：（1）加強雙語修養及比較能力，例如：檢查譯文是否符合譯入語習慣、吃透原文、注重表達、用漢語的思維與表達再現原文；（2）提升譯者素質，例如：注意審核、加強責任感；（3）注重使用翻譯理論策略和技巧，例如：善於變通。然而，這當中除了翻譯理論策略和技巧較為具體、較能於課堂實施之外，其他則稍嫌流於空泛、不易教授。

少數學者曾提出克服翻譯腔的細節方法，像是肖石英（2006）針對英譯中提出「化整為零」的策略，也就是將英文的層次結構轉化為中文線性結構；又如徐莉娜（2010）也建議採取話題句取向（topic-oriented）的翻譯模式來消除英譯中的翻譯腔。肖、徐二人的對策在本質上十分相似，都是將原文的英文句子拆解成一個個具意義的單位，再用中文敘事的線性模式將訊息重組，形成通順自然的譯文，其執行上需要運用各種翻譯技巧，箇中關鍵則在於譯者對於「翻譯單位」的彈性調整與判斷。此矯正方法應有其可行性，足以實施於翻譯教學，唯一美中不足的是未能以研究實證。

不過也有少數學者曾以實證研究提出消除翻譯腔的有效辦法，如蘇奕華（2008）採用「同義轉譯」訓練（類似換句話說）

應用於大陸的大學部中譯英課堂，結果發現有助於降低學生譯文的翻譯腔。但蘇對句子同義關係的分類極為繁瑣，首先分為兩大類：轉換同義關係和詞彙同義關係。轉換同義關係又分成詞序轉換（其下又分為替換法、否定轉換、被動轉換三種情況）和簡化轉換（其下又分成四種細節句型簡化類型），而詞彙同義關係又分成同義詞、相對意義詞以及語義合成詞三種同義關係，語義合成詞甚至再分為透明和非透明的語義合成。其實，轉換同義關係之下的詞序轉換和簡化轉換，跟一般翻譯基本技巧的原理和內涵並無二致，實在沒有必要分類得如此複雜。至於詞彙同義關係則是強調中譯英的時候要注意明辨各種英文字詞的性質與用法，一來並不適用於英譯中的中文字詞用法，二來分類仍嫌過繁瑣且小題大作。

學者曾將德國功能學派翻譯理論如文本分類、翻譯綱要、翻譯問題分類等概念融入國內大學部英譯中翻譯課，結果發現學生的譯文品質明顯提升，尤其中文表達變得流暢許多（歐冠宇，2014）。雖然該研究原本並非針對消弭學生譯文翻譯腔而設計，但發現實施功能論翻譯教學的好處之一是有助於學生減少翻譯腔。上述各種方法可以進一步設計出適合實際翻譯教學的材料及步驟，或者加以修改調整並有系統地整合實施於課堂，探索對於消除翻譯腔的效果。

肆、研究方法

一、研究設計及對象

本研究之設計分成兩階段，第一階段為專家學者意見徵集，

第二階段為翻譯課堂行動研究。第一階段的研究對象挑選了 12 名臺灣翻譯界人士，其中六人來自學界，皆為大學翻譯系所並從事翻譯教學與研究之教授，另外六人為業界專家，大多為國內知名翻譯社或出版社之資深譯者、編輯或審稿者。對象選擇上，盡可能在性別、年齡、服務單位、地域、專長領域等背景特質上提高差異性（表 1）。

表 1

12 位受訪學者專家之背景特質

六位學界人士				
性別	年齡	服務單位	生活圈	專長領域
男	60-65	北部國立大學翻譯所	北部	翻譯教學、翻譯測驗評量
女	55-60	北部國立大學翻譯所	北部	翻譯史、文學翻譯
女	50-55	北部國立大學應外系	北部	聖經翻譯、翻譯研究
男	45-50	南部私立大學翻譯系	南部	翻譯批評、電影研究
女	45-50	北部私立大學翻譯所	北部	法律翻譯、財經翻譯
女	40-45	中部國立大學翻譯所	中部	語料庫翻譯學、新聞編譯
六位業界專家				
性別	年齡	職業	生活圈	專長領域
男	60-65	出版社負責人、審稿	北部	學術書籍、英美文學
女	50-55	翻譯社資深審稿	北部	各類型領域文件
男	40-45	資深自由譯者	北、南部	科普類書籍、科技類文件
女	35-40	自由譯者	北部	文史哲類書籍
女	35-40	公部門文件刊物審譯	中部	政府機關報告及出版品
女	30-35	外文書編輯、譯者	南部	各類主題書籍、童書繪本

研究者先將訪談大綱、翻譯腔相關文獻回顧及帶有翻譯腔之大學生譯文，於訪談兩週之前以電子檔方式寄給受訪者，供做參考，並請受訪者先行思考並整理其看法，接著再個別進行二至三小時的深度訪談，了解他們對 translationese 的認知與看法，尤其著重於界定 translationese 的概念、定義及中文譯名，再請他們針對學生譯文之翻譯腔進行標記分類，最後請他們就 translationese 的可能成因和矯正方法提出建議，訪談後研究者再將受訪人士的看法和標記加以綜合整理。

研究的第二階段則針對國內大學英文系翻譯課學生實施矯正 translationese 的行動研究 (action research)，研究對象出自研究者任教之臺灣北部排名頗高的某私立大學英文系，為一班 28 人的大三翻譯課 (包括兩位重修或補修的大四生)，該群學生之中英文程度大致相仿，位於全國公私立大學生之中間等級，多益 (TOEIC) 成績約為 800 分，個性大多溫文安靜，對翻譯之學習興趣具中上程度，但較差於主動發問或表現。研究者結合了相關文獻與國內專家學者對翻譯腔的觀點和建議，設計並採用合適的教材及教法，實施於課堂教學，指導學生辨識及標記翻譯腔，並教授學生多種可能有助於改善或矯正學生英譯中翻譯腔的方法，同時添加同義轉譯 (換句話說) 的訓練。研究者記錄並觀察學生在辨識、標記及消弭翻譯腔方面的表現，並於課程結束後隨即訪談學生，探詢他們對於翻譯腔在成因、表現分類及矯正方法上的看法與感想。

二、課堂研究進行步驟

該翻譯課程分為第一、第二學期。第一學期研究者於首堂課程對學生施測，隔週先讓學生討論摸索，試著找出自己及同學譯

文裡「驚扭拗口」之處，也就是翻譯腔。接下來兩週課程，則根據本研究第一階段專家學者意見徵集的整理結果，將 translationese 的概念、定義、中文名稱和表現分類介紹給學生，再讓學生練習翻譯，並根據所學的定義及分類方式去辨識及標記自己和同學譯文中的翻譯腔。

隨後則開始將多種有助消除翻譯腔的矯正方式實施於課堂。就目前關於翻譯腔矯正方法的文獻及個人教學經驗來看，可以有系統地整合實施的教學內容有四：（1）翻譯轉換原則、（2）翻譯單位、（3）基本翻譯技巧、（4）德國功能翻譯觀念。「翻譯轉換原則」著重將英文的層次結構轉化為中文線性結構的「化整為零」對策，並用「話題取向式」模式建構中文譯文。「翻譯單位」則訓練學生判斷及靈活運用不同大小之文字轉換單位。「基本翻譯技巧」則有系統地傳授反面著筆、語態轉換、增補重複、刪減省略、語序調動、詞性轉換、歸化異化等翻譯變通手法。「德國功能翻譯觀念」，包括目的論（skopos theory）、文本分類（text typology）、翻譯綱要（translation brief）、翻譯問題分類（classification of translation problems），則在訓練學生辨識原文及譯文在文本功能、讀者對象、時空環境、媒介性質方面的差異，並增進對翻譯問題的理解判斷，進而調整變通翻譯方法以改善翻譯腔。

相較於第一學期為基礎養成期，第二學期則是強化發展期。研究者以各種真實或擬真材料，讓學生練習新聞編譯、小說翻譯、字幕翻譯，並持續加強綜合運用第一學期所學之翻譯原則、單位、技巧和功能翻譯觀，考驗學生在翻譯不同性質及主題的材料時，是否都能意識到翻譯腔並加以避免。此外，每週課程也加入約 20 分鐘的英譯中「同義轉譯」或「換句話說」訓練，協助學生增進

中文的靈活度，盼能進而降低翻譯腔。

兩個學期之中，共有六次測驗，均由研究者（教師）批閱評定學生之翻譯腔情形，以每 100 字中文譯文出現之翻譯腔次數來記錄其頻率。另外，研究者讓學生進行共六次翻譯腔標記活動，並於第一和第二學期期末對學生各進行一次訪談，了解他們對翻譯腔的體會和認知、對翻譯腔標記項目的使用評價，以及各種翻譯觀念、原則和技巧對於矯正翻譯腔的效果感受。上述兩學期的課程大綱及內容進度整理如表 2。

表 2

翻譯腔矯正教學翻譯課之課程大綱及內容進度

第一學期		第二學期		
週	內容進度	週	內容進度	
1	課程簡介：首堂測驗	1	新聞編譯：翻譯原則／技巧	同 義 轉 譯 訓 練
2	摸索翻譯腔之討論摸索	2	新聞編譯：翻譯原則／技巧	
3	翻譯腔：概念／定義／分類	3	新聞編譯：翻譯原則／技巧	
4	翻譯腔：辨識／標記／改正 (標記#1)	4	新聞編譯：翻譯原則／技巧	
5	矯正方法：翻譯轉換原則	5	新聞編譯：翻譯原則／技巧 (標記#4)	
6	矯正方法：翻譯單位	6	第一次驗收考試：新聞編譯	
7	矯正方法：基本翻譯技巧	7	國定假日	
8	矯正方法：基本翻譯技巧	8	小說翻譯：翻譯原則／技巧	同 義 轉 譯 訓 練
9	矯正方法：基本翻譯技巧	9	小說翻譯：翻譯原則／技巧	
10	期中考	10	小說翻譯：翻譯原則／技巧	
11	期中考檢討複習 (標記#2)	11	小說翻譯：翻譯原則／技巧	
12	矯正方法：功能翻譯(目的論／文本分類)	12	小說翻譯：翻譯原則／技巧 (標記#5)	
13	矯正方法：功能翻譯(文本分類)	13	第二次驗收考試：小說翻譯	
14	矯正方法：功能翻譯(翻譯綱要)	14	字幕翻譯：翻譯原則／技巧	同 義 轉 譯 訓 練
15	矯正方法：功能翻譯(翻譯綱要)	15	字幕翻譯：翻譯原則／技巧	
16	矯正方法：功能翻譯(翻譯問題)	16	字幕翻譯：翻譯原則／技巧	
17	矯正方法：功能翻譯(翻譯問題) (標記#3)	17	字幕翻譯：翻譯原則／技巧 (標記#6)	
18	期末考 (第一次訪談學生)	18	第三次驗收考試：字幕翻譯 (第二次訪談學生)	

註：灰格處為六次翻譯測驗以及六次翻譯腔標記活動之實施週次

伍、結果與討論

一、臺灣翻譯學界及業界專家學者之看法

(一) 概念定義

在 translationese 的概念方面，受訪人士大多認為 translationese 帶有貶義，用來指涉翻譯文字不若原創文字來得通順自然。但其中兩位認為，如果譯者出於某種原因或認知而刻意以帶有 translationese 的文字風格特徵進行翻譯（認為翻譯就是應該帶有一點語法用詞上的「洋味」，尤其是文學類的翻譯），那就具有中性意味甚至正面意涵，必須與帶有貶義的 translationese 有所區分。不過，譯文中的 translationese 屬於兩者之中何種性質並不易辨別，通常新手譯者或學生是因翻譯能力不足而產生 translationese，多屬於貶義之類型，而資深譯者或名家是有意識地選擇性譯成帶有 translationese 之文字，則多屬於中性之類型。

就 translationese 的定義而言，受訪者大多認同奈達與泰柏於《翻譯理論與實務》一書中提出的定義：「一種因過度追求形式對應而違反目標語文法與詞語修飾常態的不自然譯文」（Nida & Taber, 1969），但認為應另外加上時空的條件變數。時間條件指的是語言文字會隨時間而變動革新，某些原有的表達詞語會日漸少用或淘汰，新字、外來用語或句法會逐漸融入該文字，某一時期認為難以接受或不甚自然的詞彙語法，到了另一時期可能已成為非常普遍或接受度相當高的常態表達。空間上，以中文或華語來說，就有臺灣、大陸、香港、新加坡等地區的不同，甚至光是中國大陸也有區域性的差異；英文的多元情況也十分明顯，除了一般分成英式英語和美式英語，印度、新加坡、澳洲、歐洲等地

的英文也有其慣用的詞彙和語法而各成一格。綜理上述論點，**translationese** 的定義應修補為：「一種因受到原文形式制約或刻意追求形式對應，而違反目標語某一時間及地域之文法與詞語修飾常態的不自然譯文」，如此才較為完整。

至於 **translationese** 是否等同於翻譯錯誤中的非二元錯誤（表達不當）？大多數受訪者認為非二元錯誤涵蓋的範圍較廣，包含了用詞不當（如：搭配有問題、褒貶值不對、語義不明、無法適當傳達訊息）、轉換技巧不足（如：句型不佳，例如前飾過長、同位語結構）、上下文銜接不良、邏輯不對、代名詞指涉不清、贅字、標點不當。而 **translationese** 指譯文受到原文束縛而產生的不自然文字，範圍較狹，主要對應到句型不佳，另外可能也反映在搭配有問題、贅字、無法傳達適當訊息等方面。受訪者認為，將 **translationese** 獨立出來加以論述，對於翻譯評量或許幫助不大，但在教學上用來分析及糾正學生的翻譯問題仍有其用處，在研究上也有深化的價值，仍是值得探究發展的主題。

（二）中文譯名

中文譯名方面，受訪人士幾乎全數贊同以「翻譯腔」為宜，大致上偏中性、稍具貶意，且目前臺灣翻譯界使用得極為普遍。「翻譯病」、「翻譯症」等用字過於負面、誇張，「翻譯味」則有些美化且更為抽象，不適合用於學術描述。不過，少數兩位受訪者提出，若考量 **translationese** 之中性或正面意涵，則亦可考慮「翻譯體」一詞。至於 **translationese** 的中文名稱是否需要（至少在臺灣）求得共識，大約半數專家學者認為有此必要，而且應當連同其定義也一併討論統一，以助於學術方面之發展與論述。另外半數受訪人士對此則持較保留、悲觀的看法，認為中文名稱往往是隨人喜好，不易規範公定，只要彼此知道其所指內涵，足以

溝通即可。

(三) 表現分類

幾乎所有受訪學者及專業人士都對翻譯腔的表現分類頗感棘手，在標記分類學生譯文的時候，大多也跟現有文獻裡的情況類似，不是過於簡略籠統，就是過於零星瑣碎。過於簡略者較多，使用的標記項目包括：西化／英文語法、中文怪異、句子過長、一句內訊息過多、太貼字面、過於直譯、語序不佳、詞意不明、搭配不當、語氣不對、句子未完、不易理解等。其中有些項目甚至並非受原文影響而產生的 *translationese*，純粹只是學生的中文能力不佳所致，例如詞意不明、搭配不當、語氣不對、句子未完、不易理解等。少數則過於零碎，使用的標記項目包括：濫用「當……時」、「的的」不休、贅字等。不過，其中也有些標記項目的分類單位適中，可以用於教學和作業批改，例如：前飾過長、主謂（主語和謂語）相隔過遠、太貼原文句構（可稍加修改為「原文句法直譯」）、被動語態直譯、名詞化直譯、同位語直譯等。

其實，上述分類過於籠統者，若再加以細分、增添描述或換句話說，就能成為適合的標記分類項目，例如「西化／英文語法」、「中文怪異」、「語序不佳」大致等同於「原文句法直譯」；「句子過長」、「一句內訊息過多」大多都是「前飾過長」或「主謂相隔過遠」的問題；「太貼字面」、「過於直譯」也可以再細分成「（主／被動）語態直譯」、「動詞直譯」、「名詞化直譯」、「同位語直譯」；「句子未完」很可能是「條件子句後置」。此外，上述過於零碎者，也可以歸納其特徵，改為較廣泛適用於類似情況的分類項目，例如：濫用「當……時」可以改為「結構連接詞直譯」；「的的」不休可以改為「連續修飾過多」；「贅字」

很可能反映出的是「冠詞／量詞直譯」、「代名詞／代名詞所有格直譯」等情形。

因此，本研究暫定以上述綜合修改過的 12 個分類標記項目，作為讓學生練習標記翻譯腔的初步依據：前飾過長、主謂相隔過遠、原文句法直譯、語態直譯、動詞直譯、名詞化直譯、同位語直譯、條件子句後置、結構連接詞直譯、連續修飾過多、冠詞／量詞直譯、代名詞／代名詞所有格直譯。

（四）形成原因

至於形成原因，受訪者提出的可能因素包括：（1）譯者或學生的母語（中文）寫作及欣賞能力欠佳，以致易受原文（外文）的干擾牽絆；（2）長久受到英語教學裡文法翻譯式（*grammar translation*）解說的餘毒影響；（3）一般英文考試的翻譯題目多半設定好對應特定字詞、片語或句型，以致產生「回沖效應」（*washback effect*）；（4）侷限於英漢辭典通常只提供雙語之間一對一或一對二的固定對應；（5）實務翻譯觀念和技巧方面的訓練不足；（6）翻譯時未能領會原文的確切意涵，以致不明就裡地硬翻；（7）對翻譯不甚用心或缺乏耐性而敷衍了事；（8）翻譯課老師僅以翻譯作為強化學生外語能力的工具，以致翻譯只要意思正確即可、不在意譯文是否通順合宜。

若以臺灣翻譯課學生英譯中的譯文 *translationese* 的成因而論，受訪者認為（1）、（2）、（4）、（5）應是直接相關的主因，（3）較偏指中譯英的情況，（6）是學生的外語（或英語）能力問題，但以大學英文系三、四年級生的程度，並開放使用辭典或參考工具且材料難度適中的情況下，此項因素的影響應較小；（7）、（8）兩點則屬於較非直接影響翻譯腔的外在因素，（7）涉及學生的態度問題，反映的是學生對翻譯的興趣和認真程度，（8）則是教師

看待翻譯的心態及課程屬性目標設定的問題，若翻譯課老師僅僅將翻譯當做磨練外語閱讀和寫作的另一種方式，那麼學生恐怕永遠無法譯出適用於真實業界的合格譯文。

（五）矯正方法

至於矯正方法，受訪者則大致從上述成因中提出因應之道。例如：（1）加強學生母語（中文）的閱讀及寫作能力，指派額外作業以提升其中文表達能力及靈活性；（2）英語教學減少採用文法翻譯式的解說，或者翻譯教師於教學時須提醒或引導學生擺脫文法翻譯的影響；（3）英文考試當中的翻譯題目應避免設定一對一的固定對應，在訊息傳達正確的情況下，宜開放接受各種不同句構及用字表達的譯文，教師教學或講解時也應強調原文沒有單一或標準的譯文；（4）使用字典輔助翻譯時，應盡可能使用英英辭典，即便使用英漢辭典，也應注意勿被侷限於固定一、兩種翻譯對應的可能性，而翻譯教師應指導學生思考或聯想更多、更適切的表達方式；（5）翻譯課應傳授翻譯的觀念、原則和技巧，培養學生充分的知識和技能去從事實務翻譯，活化其雙語之間的轉換能力；（6）加強學生理解分析外文原文的能力，以能明白原文的字面意思和言外之意，而非一知半解地胡亂翻譯。至於前面提到的第（7）、（8）項成因，則屬於學生及教師對於翻譯的興趣和態度問題，可能並非單一教師所能改變或於課堂實行對策，而是有賴更大範圍、更長期地去宣導對於翻譯的學習態度及教學理念，才能見效。

由於專家學者在矯正方法上大多只提出大原則及方向之建議，較缺乏具體作法，因此本研究以其意見為基礎，將上述第（1）、（4）項落實於「同義轉譯訓練」，第（5）項則落實於目前翻譯教學界較認同且日益盛行的翻譯觀念及技巧，包括「翻譯

單位」、「翻譯技巧」、「功能主義翻譯觀念」（目的論、文本分類、翻譯綱要、翻譯問題分類），作為矯正翻譯腔之教學內容。

二、大學部翻譯課之翻譯腔辨識標記及矯正教學

（一）學生自評翻譯腔原因

受訪學生認為自己譯文出現翻譯腔的主因如表 3：

表 3

學生自評翻譯腔之可能成因

排名	翻譯腔之可能成因	提及人次	所占比重 (%)
1	母語（中文）不夠好	23	82.1
2	欠缺翻譯觀念和技巧	18	64.3
3	受外語（英文）干擾制約過多	15	53.6
4	受限於翻譯題材和性質	6	21.4
5	譯文意思對了就好，懶得修改	3	10.7

1. 「母語（中文）不夠好」。大多數學生表示上了翻譯課才發現自己的中文表達能力不甚靈活、有待改進。約三分之一學生自覺中文寫作能力欠佳或是大學入學考試中文成績不理想，約三分之二的學生表示自己中文尚屬中上程度。有四位認為，平時寫中文都是電郵通訊或聊天性質居多（尤其上大學之後、又是英文系），已愈來愈不習慣撰寫正式書面文字。

2. 「欠缺翻譯觀念和技巧」。約三分之二的學生表示先前未曾接觸過翻譯相關的理論、觀念與技巧，翻譯時往往不懂得變通之道，也沒有考量文本功能、讀者對象、時空條件、傳播媒介等因素，譯文多半怪異拗口，但又缺乏改正修補的能力，直到逐漸

學習吸收翻譯的轉換原則、翻譯單位、翻譯技巧、文本分類、翻譯綱要、翻譯問題分類等觀念，才開始有所覺醒、開竅，但需要多加練習並自我提醒，否則仍會產生翻譯腔。

3. 「受外語（英文）干擾制約過多」。約半數學生表示自己在翻譯（英譯中）時，習慣一直去查詢、解析英文原文字詞片語的意思，在腦子裡逐字照著原文順序翻譯，等到弄清楚意思之後，也等於直譯好一個版本，但是就不怎麼會再去修改，結果譯文仍是半中半英、帶著洋腔洋調。為了進一步探究原因，筆者提示專家學者提出的翻譯腔成因供學生思考，其中超過四分之三的學生認為應該跟臺灣的英語教學慣用文法翻譯式解說有關，導致他們也習慣以較小的翻譯單位逐字去理解英文原文，並且通常只以達到自己可以理解該英文原文為目的，而不去思考是否符合中文表達習慣或者譯文對於別人（讀者）來說是否清楚易懂。另外也有約三分之一的學生覺得英文系的學生一天到晚接觸英文的聽說讀寫，變得比較習慣用英文思考或應答，連帶影響中文表達，中文譯文受到英文語法影響而不自覺。

4. 「受限於翻譯題材和性質」。部分學生認為，過去或目前考試若涉及中文寫作，多以論說文或抒情文為主，並且可以選擇寫自身擅長或慣用的文句語彙，但翻譯時往往是知識性、報導性或文學性的文體居多，而且通常不能選擇撰寫的內容或詞彙，因此翻譯時的中文表達較不通順、怪裡怪氣。

（二）學生譯文的翻譯腔頻率及類型

相較於第一學期首堂測驗的翻譯腔程度，學生於第一學期的期中、期末考試及第二學期的三次驗收考試中，翻譯腔出現頻率大致呈現下降的趨勢。雖然近半數學生的翻譯腔減少情形並不明顯，但另外過半數學生則有顯著改善。在進步幅度和時間早晚方

面，個別差異頗大；整體而言，第一學期期末考試呈現的翻譯腔減輕幅度最明顯。第二學期的課程涉及新聞、小說、字幕等三種不同類型之文本，學生掌握及適應的能力似乎碰到更多且更難的考驗，因此翻譯腔的差異程度較大，不少學生在翻譯某一類文本時頗能避開翻譯腔，但遇到另一類文本時翻譯腔卻明顯許多。整體而言，學生的翻譯腔在字幕翻譯最輕微，其次是新聞編譯，在小說翻譯方面則最為嚴重。同時，從學生於第二學期期末字幕翻譯的表現，也可看出翻譯腔有持續改善的趨勢（見表 4 及表 5）。

表 4

學生翻譯腔改善之個別情形（教師評定之六次測驗結果）

編號	每 100 字中文譯文出現翻譯腔之頻率（單位：%）					
	第一學期			第二學期		
	首堂測驗	期中考	期末考	新聞驗收考	小說驗收考	字幕驗收考
1	7.9	6.8	7.4	7.3	7.7	6.7
2	6.3	5.2	4.3	4.1	4	3.2
3	7	5.5	5.1	4.5	5.6	4.2
4	4.6	4	4.1	5.2	5.5	4.5
5	6.3	4.5	4.8	3.9	4.3	4
6	5.7	4.1	3.6	3.3	3.1	2.7
7	5.9	5.2	4	3.9	4.2	3
8	7.2	6.5	6.3	5.9	6.5	5.8
9	6.4	6.1	6.3	5.6	5.5	5.2
10	4.1	3.2	2.6	3	3.3	2.2
11	5.4	4.6	5	4.7	5.6	4.8
12	7.2	6	6.2	5.3	5.1	4
13	5.6	4.3	3.2	3	4.5	2.8
14	6.8	6.2	5.9	5.7	5.6	4.9
15	4	3.2	3	3.3	2.9	2.7

（續下頁）

表 4

學生翻譯腔改善之個別情形（教師評定之六次測驗結果）（續）

編號	每 100 字中文譯文出現翻譯腔之頻率（單位：%）					
	第一學期			第二學期		
	首堂測驗	期中考	期末考	新聞驗收考	小說驗收考	字幕驗收考
16	4.6	3.5	3.6	3.1	3.5	2.6
17	6.2	4.8	4.1	3.6	3.9	3.1
18	5.1	4	3.2	2.7	3.8	3.3
19	6.9	6.3	6.2	7.2	7.7	5.8
20	7.8	7.1	6.8	6.5	8.2	6.2
21	3.8	2.5	2.1	2.7	2.3	1.8
22	5.5	4.9	5.1	4.7	5.8	4.3
23	4.4	4	2.8	3	3.3	2.1
24	5.6	5.3	4.8	4.9	5.3	4.6
25	6.8	4.5	3.9	3.6	4	2.9
26	4.9	4.1	3.3	3.3	3.1	2.5
27	7.1	6.6	5.9	6.5	7.2	5.7
28	6.2	5.6	5.8	6.9	6.7	5.6
平均	5.9	4.95	4.62	4.55	4.94	3.97

註：灰色標記者為翻譯腔改善較明顯之學生

表 5

翻譯腔改善明顯程度之群組比較

	每 100 字中文譯文出現翻譯腔之頻率（單位：%）					
	第一學期			第二學期		
	首堂測驗	期中考	期末考	新聞驗收	小說驗收	字幕驗收
改善較明顯 (16 人) 平均值	5.49	4.29	3.73	3.52	3.81	2.94
改善不明顯 (12 人) 平均值	6.54	5.83	5.8	5.93	6.44	5.34

至於學生於兩個學期之中最常出現的翻譯腔類型則稍有差異，第一學期（尤其前半段）學生譯文的翻譯腔問題頗多，幾乎每一種分類項目都出現過，最常見的五種依序為：前飾過長、原文句法直譯、結構連接詞直譯、條件子句後置、語態直譯。到了第二學期，一些易於察覺的翻譯腔項目，如冠詞／量詞直譯、代名詞／代名詞所有格直譯、條件子句後置等，大致上已少見許多，最常見的翻譯腔類型依序是：原文句法直譯、結構連接詞直譯、前飾過長、名詞化直譯（見表 6）。

表 6
學生譯文最常出現之翻譯腔類型

排名	第一學期 翻譯腔類型	占比(%)	排名	第二學期 翻譯腔類型	占比(%)
1	前飾過長	20.6	1	原文句法直譯	22.1
2	原文句法直譯	19.6	2	結構連接詞直譯	19.4
3	結構連接詞直譯	16.1	3	前飾過長	18.2
4	條件子句後置	12.7	4	名詞化直譯	14.7
5	語態直譯	10.2	5	語態直譯	8.6
6	主謂相隔過遠	7.8	6	主謂相隔過遠	7.1
7	名詞化直譯	4.2	7	條件子句後置	3.7
8	動詞直譯	2.7	8	動詞直譯	3.0
9	代名詞／所有格直譯	2.5	9	連續修飾過多	1.5
10	冠詞／量詞直譯	1.7	10	代名詞／所有格直譯	0.8
11	連續修飾過多	1.5	11	冠詞／量詞直譯	0.6
12	同位語直譯	0.4	12	同位語直譯	0.3

前飾過長的情形在第一學期經常強調及提醒之下有明顯改善，不少學生懂得盡量避免將過多修飾訊息擠在名詞之前；原文句法直譯和結構連接詞直譯的問題雖依然存在，但在半數學生身上，頻率已明顯減少，且大多發生在固定某些學習表現較差的學生身上，或者出現在一些先前沒有練習或考過的原文句型或結構連接詞上；名詞化直譯的情形稍稍變多，可能是因為第二學期的題材涉及新聞和小說，而英文新聞及英文小說中有不少將動詞或形容詞加以名詞化的文字特徵，故名詞化直譯的頻率有所增加。

(三) 學生辨識標記翻譯腔的情形及反饋

本研究整理並提供給學生進行翻譯腔辨識及標記的分類項目共有 12 個，研究期間共進行六次翻譯腔標記作業，結果分析如表 7：

表 7

學生辨識標記翻譯腔類型之情形

排名	最常辨識及標記之翻譯腔類型	占比 (%)
1	前飾過長	17.3
2	原文句法直譯	16.5
3	連續修飾過多	13.2
4	條件子句後置	11.3
5	主謂相隔過遠	10.1
6	語態直譯	7.3
7	名詞化直譯	6.4
8	代名詞／所有格直譯	5.6
9	冠詞／量詞直譯	5.0
10	結構連接詞直譯	3.8
11	同位語直譯	1.9
12	動詞直譯	1.6

1. 學生最常辨識並標記出的翻譯腔類型依序為：前飾過長、原文句法直譯、連續修飾過多、條件子句後置、主謂相隔過遠。學生表示，此五種類型翻譯腔問題的特徵最為明顯、好認，而且也是中、英文差異較大、較難轉換之處。不過值得注意的是，學生最易辨別的類型與學生最常見的翻譯腔類型有三項重複，顯示學生雖然能事後辨識出自己或同學譯文的翻譯腔問題，但在翻譯當下卻不見得能加以避免或消除。

2. 學生最少辨識並標記出的翻譯腔類型依序為：動詞直譯、同位語直譯、結構連接詞直譯。就前兩項而言，一方面是所挑選的原文在動詞（須轉換成其他詞性者）和同位語結構上的出現頻率原本就比較少，另一方面是此兩項目的特徵較不明顯，或者已經逐漸被年輕一代認為是可接受的中文表達，因此學生較容易「失察」或「放過」。此外，學生對於「結構連接詞直譯」通常只想到“*When...*”譯成「當……時」的濫用問題（因為筆者於教學初期常提及），但對於其他如“*after...*”經常譯成「在……之後」、「*before...*”一概譯成「在……前」、「*until...*”習慣譯成「直到……」的問題就不那麼敏感。

3. 學生反映部分翻譯腔分類項目雷同重複。不少學生表示，「連續修飾過多」和「前飾過長」就有重疊之處，前者是後者的可能性之一；而「條件子句後置」或「語態直譯」也屬於「原文句法直譯」的一種情況。筆者的回應建議是，若純屬「連續修飾過多」，就歸為該類，其餘的修飾過長問題則列為「前飾過長」。若純屬「條件子句後置」或「語態直譯」，就歸為該類，其餘不易再細分的句法直譯問題則列為「原文句法直譯」。

（四）學生對翻譯腔矯正教學之感受及反饋

針對本研究實施教學的多項翻譯觀念、技巧及練習，學生受

訪時回顧分析認為對於消除翻譯腔最具功效的觀念或技巧依序是：翻譯單位、翻譯技巧、同義轉換練習、翻譯綱要（見表 8）。

表 8

學生對翻譯腔矯正教學之感受

排名	對消除翻譯腔最具功效之教學內容	提及人次	所占比重(%)
1	翻譯單位	22	78.6
2	基本翻譯技巧	19	67.9
3	同義轉譯練習	17	60.7
4	翻譯綱要	13	46.4

約有四分之三的學生將「翻譯單位」列為修改譯文或矯正翻譯腔時最先想到的概念。每當有覺得不通順、拗口之處，學生多半會先考慮將該處原文的翻譯單位放大至片語或句子的層級，看看是否有更理想的譯法或對應之說詞。儘管不見得每次都能思索出更好的譯文選擇，但「翻譯單位」確實是最容易出現在他們腦海裡的解決辦法。這應該跟筆者於教學或討論學生作業時經常提示學生試著改變翻譯單位有密切關聯。

其次則是「基本翻譯技巧」。本研究的課程教授了七種不同的翻譯技巧，超過三分之二的學生表示碰到不易翻譯的句子，已常會思考是否稍加調動語序、轉換詞性、增補或減省一些地方，原本不夠自然的譯文就能脫胎換骨。雖然對於同一份或同一句原文，每位學生眼中的問題處、產出的譯文初稿、思考的翻譯技巧、修改出的譯文完稿，均有所不同，但相同的是這些翻譯技巧對於

修正其翻譯腔的幫助。

第二學期的「同義轉譯練習」，雖然每週課堂只占一小部分時間，但似乎功效不錯。近三分之二學生認為此種訓練有助於活化其中文表達能力，加上可以聽取參酌其他同學的譯文版本及教師講評，對於英譯中的翻譯能力助益頗多。不過也有學生覺得訓練內容與當週課程主題或作業完全無關，有點突兀；另外還有部分學生反映，練習時發言提供自己譯文版本或貢獻意見的學生似乎只有全班的半數，而且大多是固定的那五、六位，不及四分之一的學生，稍嫌單調枯燥。

至於功能翻譯觀念當中的「翻譯綱要」，也有近半數學生認為對矯正翻譯腔有所幫助。學生認為翻譯綱要六個要素中，尤其以「傳播媒介」及「文本讀者」最能引發思考譯文的適切性，例如文字唸起來是否符合聽覺為主的傳播媒介，文句是否適合某個年齡層的語氣風格，若將這些因素考量進去，就較能明確掌握譯文特性，產出的譯文也會較為自然、較不易有翻譯腔。

陸、總結與建議

一、臺灣視角的翻譯腔論述

本研究探詢了臺灣翻譯界對 translationese 的看法，12 位翻譯專家學者的認知與觀點大致上與世界潮流相符，認為 translationese 在概念上偏向貶義，但也不排除具有中性意涵。在定義上，有別於東、西方現有的論述，臺灣翻譯界人士將時空因素列入考量，點出 translationese 會因語言的演進或變動而有時期與地域上的差異。在名稱上，臺灣翻譯界雖不見得認為有必要或有可能統一

translationese 的中文名稱，但一致傾向採用「翻譯腔」一詞，均認同此名稱稍具貶義但又不至於過於負面、誇張。

表現分類方面，本研究訪談的翻譯界人士雖然未能提出較有系統及具教學用途的表現分類，但研究者仍從中歸納或修改出 12 個標記項目，作為教學實驗之用，算是為翻譯腔的分類系統化及論述完整性再邁向前一步。

在成因分析上，國內的翻譯專家學者就其自身的觀察與經驗，指出了不少有別於現有文獻所提及的翻譯腔成因，例如英語教學上文法翻譯式解說的餘毒影響、國內英文考試翻譯題目的回沖效應、英漢字辭典提供的雙語對應過於侷限等等，甚至還點出許多大學翻譯課程屬性及教師認知層面的問題，也就是僅以翻譯當作加強學生外語能力之練習工具，只求譯文正確，不在意是否合乎母語的表達習慣。這些都是臺灣翻譯界人士頗為獨到且言之有理的創見，也促使翻譯腔成因的論述更加多元、詳盡。

在矯正方法上，國內譯界人士提出的良方之中有些與現有文獻相似，例如加強學生的母語及外語能力、注重翻譯觀念技巧的傳授及練習等，另外也添加了一些不同的視角與建議，包括英語教學上宜減少文法翻譯式解說或者翻譯課教師須提醒或引導學生擺脫此一影響、英文考試的翻譯題目應避免設定固定的對應譯文答案、翻譯時盡量使用英英辭典或者勿受英漢辭典裡少數的雙語詞彙對應所侷限。部分方法雖然僅屬觀念上的提醒與忠告，較無法實施於翻譯課堂教學，但仍對減輕或消除翻譯腔提供了更多思考方向。

二、國內大學部翻譯課的翻譯腔研究與矯正教學

本研究是國內首度針對 translationese（翻譯腔）在大學翻譯

課裡進行的實證研究，28 位參與學生認為自己翻譯腔的主要成因為：「母語（中文）不夠好」、「欠缺翻譯觀念和技巧」、「受外語（英文）干擾制約過多」以及「受限於翻譯題材和性質」。這似乎透顯出國內大學英文系學生由於閱讀或撰寫正式書面中文的頻率減少，加上對英文字句表達日益熟悉，以致中文母語表達能力有所退步，翻譯或構句時較容易受到英文外語的影響。另外也可能礙於大學部翻譯課大多仍將翻譯視為加強外語的工具，師資也多半非翻譯專業人士，因此較少系統性地教授翻譯觀念或練習翻譯技巧，以致學生無從矯正或消除翻譯腔。

隨著本研究的翻譯課程實施多種可能有助於降低翻譯腔的方法及訓練，兩個學期下來，過半數受試學生的譯文翻譯腔明顯有所改善，但在進步幅度和時間早晚方面，個別差異頗大。第一學期期末由於已將翻譯轉換原則、翻譯單位、翻譯技巧及功能翻譯觀教授完畢，因而此時學生的翻譯腔改善程度最為顯著；第二學期由於教材涉及特定類型的文本（新聞、小說、字幕），因此學生面臨額外考驗，稍影響原本翻譯腔的改善程度，但大致上學生的翻譯腔仍呈現減輕的趨勢，以字幕翻譯的翻譯腔最為輕微，新聞編譯次之，小說翻譯則較不理想。這似乎反映出學生可能常看電影或影集，對於字幕旁白的語感較敏銳，而且字幕必須譯得精簡，迫使學生去思考刪減、省略、濃縮譯文的可能性；同時不少學生平日也對新聞報導有所涉略，因此累積了一定的新聞平行文本作為翻譯時的參照；至於小說翻譯則是學生最不熟悉的領域或者受到坊間翻譯小說直譯風格所影響，以致翻譯腔較為嚴重。

受試學生英翻中最常見的翻譯腔類型為：前飾過長、原文句法直譯、結構連接詞直譯、條件子句後置、語態直譯。隨著課程教學的進展，學生譯文常見的翻譯腔類型也有所轉變，例如條件

子句後置和前飾過長的情形明顯減少，但可能又因為新聞與小說的文字特徵，導致原文句法直譯、結構連接詞直譯、名詞化直譯的情形有所增加。

受試學生最常辨識及標記的翻譯腔類型依序為：前飾過長、原文句法直譯、連續修飾過多、條件子句後置、主謂相隔過遠。但其中三項也是學生最常見的翻譯腔類型，意味著學生雖能辨識出某些翻譯腔問題，但在翻譯時卻不見得能避免，略顯「知易行難」的矛盾情結。最少辨識及標記的翻譯腔類型依序是：動詞直譯、同位語直譯、結構連接詞直譯，原因除了原文本身就較少出現這些類型的文字特徵，再者是年輕世代已較能接受某些直譯表達而不以為意。

此外，受試學生認為課程所教授的多種矯正翻譯腔的方法中，最有效者依序為：翻譯單位、翻譯技巧、同義轉譯練習，以及翻譯綱要。這些都是幫助學生擺脫原文束縛、活化譯文表達的工具與助力，大學部翻譯課宜考慮將這些元素安排至教學之中，以助學生減輕翻譯腔。

三、未來研究及教學建議

筆者建議未來相關研究可以擴大訪談規模，納入更多臺灣翻譯界人士對翻譯腔的觀點，或者以本研究為基礎製作出問卷，更有效率地進行量化調查。表現分類上，也可以將本研究擬定的 12 個標記項目當作起始點，邀請或徵集更多翻譯教師使用，採納其反饋意見並進一步修改或增列分類項目。矯正方法上，除了研究結果指出的有效辦法以外，閱讀及累積平行文本似乎也有助於減輕或消除不同類型文本裡的翻譯腔，這點也可在往後的研究中實

施並觀察分析其功效。最後，筆者期盼國內大學部翻譯課能跳脫為外語教學作嫁的窠臼，朝著翻譯專業取向發展，才能有助於培養稱職的譯者，而矯正翻譯腔，絕對是其中重要的一環。

參考文獻

中文文獻

方夢之 (2004)。《譯學辭典》。上海外語教育。

【Fang, M. Z. (2004). *A dictionary of translation studies*. Shanghai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Press.】

牛新生 (2005)。〈論英語專業學生英譯漢實踐中的「翻譯症」〉。
《天津外國語學院學報》，4，70—74。

【Niu, X. S. (2005). On translationese in English major's E/C translation. *Journal of Tianjin Foreign Studies University*, 4, 70-74.】

王治奎 (2004)。《大學英漢翻譯教程》。山東大學。

【Wang, Z. K. (2004). *A collegiate course in English-Chinese translation*. Shandong University.】

王金霞 (2010)。〈英漢翻譯中的翻譯腔問題研究〉。《吉林省教育學院學報》，26 (12)，129—131。

【Wang, J. X. (2010). A study on translationese of English-Chinese translation. *Journal of Educational Institute of Jilin Province*, 26(12), 129-131.】

王福祥、徐慶利 (2010)。〈「翻譯腔」與翻譯任務複雜度和譯者工作記憶關係的實證研究〉。《外語教學》，31 (6)，105—109。

【Wang, F. X., & Xu, Q. L. (2010). An empirical study of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ranslationese” and the complexity of translation tasks & translators' working memory.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31(6), 105-109.】

王麗鳳（2006）。〈翻譯症的幾種表現形式和克服方法〉。《經濟師》，4，117—118。

【Wang, L. F. (2006). Fanyizheng de jizhong biao xian xingshi he kefu fangfa. *Jingjishi*, 4, 117-118.】

余光中（2000）。《余光中談翻譯》。中國對外翻譯。

【Yu, K. C. (2000). *Yu Kwang-Chung on translation*. China Translation & Publishing.】

呂俊（2001）。《英漢翻譯教程》。上海外語教育。

【Lu, J. (2001). *A coursebook for English-Chinese translation*. Shanghai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Press.】

肖石英（2006）。〈翻譯腔的句法結構探析——以「大衛·科波菲爾」的兩種譯本為例〉。《南華大學學報》，7（5），100—102。

【Xiao, S. Y. (2006). Discussion on the syntactic structure of translationese. *Journal of Nanhua University*, 7(5), 100-102.】

周彥君（2009）。〈英漢翻譯中的「翻譯腔」研究〉。《河北理工大學學報》，9（3），172—174。

【Zhou, Y. J. (2009). On “translationese” in English-Chinese translation. *Journal of North China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9(3), 172-174.】

林玉鵬（2002）。〈標記理論和文學翻譯的風格標記〉。《中國翻譯》，5，71—76。

【Lin, Y. P. (2002). A theory of markedness and the stylistic markedness of literary translations. *Chinese Translators Journal*, 5, 71-76.】

林煌天（2005）。《中國翻譯辭典》。湖北教育。

【Lin, H. T. (2005). *A companion for Chinese translators*. Hubei Education Press.】

金隄、奈達（1984）。《論翻譯》。中國對外翻譯。

【Jin, D., & Nida, E. A. (1984). *On translation*. China Translation & Publishing.】

金聖華（2000）。〈「活水」還是「泥淖」——譯文體對現代中文的影響〉。《明報月刊》，35（3），57。

【Jin, S. H. (2000). “Huoshui” haishi “ninao”: Yiwen ti dui xiandai Zhongwen de yingxiang. *Ming Pao Monthly*, 35(3), 57.】

胡衛平、章艷（2007）。〈翻譯翻「異」乃譯者職責〉。《山東外語教學》，4，75—78。

【Hu, W. P., & Zhang, Y. (2007). Translating foreignness: The duty of translators. *Shandong 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Journal*, 4, 75-78.】

范仲英（1994）。《實用翻譯教程》。外語教學與研究。

【Fan, Z. Y. (1994). *An applied theory of translation*. 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and Research Press.】

孫迎春（2001）。《漢英雙向翻譯學語林》。山東大學。

【Sun, Y. C. (2001). *A C-E E-C verbal forest of translatology*. Shandong University.】

孫致禮（2003）。《新編英漢翻譯教程》。上海外語教育。

【Sun, Z. L. (2003). *A new coursebook on English-Chinese translation*. Shanghai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Press.】

徐莉娜（2010）。〈英譯漢話題句取向翻譯模式研究〉。《中國翻譯》，3，63—69。

【Xu, L. N. (2010). The topic-prominence of Chinese sentences and its

implications for E-C translation. *Chinese Translators Journal*, 3, 63-69.】

柴秀娟（2012）。〈Translationese 及相關概念探析〉。《當代外語研究》，3，104—108。

【Chai, X. J. (2012). On translationese and relevant concepts. *Contemporary Foreign Languages Studies*, 3, 104-108.】

馬利紅（2010）。〈國內 translationese 研究：現狀、問題與出路〉。《臨沂師範學院學報》，32（2），44—48。

【Ma, L. H. (2010). Research on translationese in China: Progress, problems and solutions. *Journal of Linyi Teachers' University*, 32(2), 44-48.】

陸谷孫（1993）。《英漢大辭典》。上海譯文。

【Lu, G. S. (1993). *English-Chinese dictionary*. Shanghai Translation Publishing House.】

馮興石（2003）。〈文化翻譯中的「翻譯體」現象〉。《山東省農業管理幹部學院學報》，6，95—96。

【Feng, X. S. (2003). Wenhua fanyi zhong de “fanyiti” xianxiang. *Journal of Shandong Agricultural Administrators' College*, 6, 95-96.】

楊普習、劉典忠、周小岩（2009）。〈Translationese：翻譯體？翻譯症？翻譯腔？〉。《中國科技術語》，3，52—54。

【Yang, P. X., Liu, D. Z., & Zhou, X. Y. (2009). The Chinese translation of translationese. *China Terminology*, 3, 52-54.】

廖柏森（2010）。〈大學生英譯中的筆譯錯誤分析與教學上的應用〉。《編譯論叢》，3（2），101—128。

【Liao, P. S. (2010). An analysis of English-Chinese translation errors

and its pedagogical applications. *Compilation and Translation Review*, 3(2), 101-128.】

劉文捷、柴晚鎖(2004)。〈英漢翻譯中的“Translationese”〉。《北京林業大學學報》，3(3)，67-71。

【Liu, W. J., & Chai, W. S. (2004). Translationese in English-Chinese translation. *Journal of Beijing Forestry University*, 3(3), 67-71.】

劉宓慶(1993)。《當代翻譯理論》。書林。

【Liu, M. Q. (1993). *Present-day translation studies*. Bookman Books.】

劉宓慶(1998)。《文體與翻譯》。中國對外翻譯。

【Liu, M. Q. (1998). *English varieties and translation*. China Translation & Publishing.】

歐冠宇(2014)。〈融合功能翻譯觀及真實稿件之大學翻譯課〉。《翻譯學研究集刊》，18，51-68。

【Ou, K. Y. (2014). A functionalist undergraduate translation pedagogy with authentic materials. *Studies of Translation and Interpretation*, 18, 51-68.】

魯迅(1973)。《魯迅全集》。人民文學。

【Lu, X. (1973). *Lu Xun quanji*. Renmin Wenxue.】

賴慈芸(2009)。《譯者的養成：翻譯教學、評量與批評》。國立編譯館。

【Lai, T. Y. (2009). *Yizhe de yangcheng: Fanyi jiaoxue, pingliang yu piping*. National Institute for Compilation and Translation.】

譚載喜(2005)。《翻譯研究辭典》。外語教學與研究。

【Tan, Z. X. (2005). *A dictionary of translation studies: Translation from the English*. 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and Research

Press.】

蘇奕華 (2008)。〈同義轉譯與翻譯教學〉。《黑龍江教育學院學報》，27 (8)，120–122。

【Su, Y. H. (2008). Tongyi zhuyi yu fanyi jiaoxue. *Journal of Heilongjiang College of Education*, 27(8), 120-122.】

英文文獻

American Translators Association. (2014). *Framework for standardized error marking explanation of error categories*. http://www.atanet.org/certification/aboutexams_error.php

Baker, M. (1993). Corpus linguistics and translation studies: Implications and applications. In M. Baker, G. Francis, & E. Tognini-Bonelli (Eds.), *Text and technology: In honor of John Sinclair* (1st ed., pp. 233-250). John Benjamins.

Balasko, M. (2008). What does the figure show? Patterns of translationese in a Hungarian comparable corpus. *Trans-kom*, 1, 58-73.

Baroni, M., & Bernardini, S. (2006). A new approach to the study of translationese: Machine-learning the difference between original and translated text. *Literary and Linguistic Computing*, 21(3), 259-274.

Canadian Translators, Terminologists, and Interpreters Council. (2014). *CTTIC standard certification translation examination marker's guide*. <http://www.cttic.org/examDocs/guide.markersE.pdf>

Cheng, X. X. (2006). On translationese and literal translation. *Journal of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Studies*, 15, 103-107.

- Gellerstam, M. (1986). Translationese in Swedish novels translated from English. In L. Wollin & H. Lanquist (Eds.), *Translation studies in Scandinavia* (1st ed., pp. 88-95). Gleerup.
- Munday, J. (2009). *The Routledge companion to translation studies*. Routledge.
- Newmark, P. (1988). *A textbook of translation*. Prentice Hall.
- Nida, E. A., & Taber, C. R. (1969). *The theory and practice of translation*. Brill.
- Puurttinen, T. (2003). Genre-specific features of translationese? Linguistic differences between translated and non-translated Finnish children's literature. *Literary and Linguistic Computing*, 18(4), 389-406.
- Pym, A. (1992). Translation error analysis and the interface with language teaching. In C. Dollerup & A. Loddegaard (Eds.), *Teaching translation and interpreting: Training, talent, and experience* (1st ed., pp. 279-288). John Benjamins.
- Shuttleworth, M., & Cowie, M. (1997). *Dictionary of translation studies*. St. Jerome.
- Stevenson, A. (2002). *Shorter Oxford English dictionary*.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Tirkkonen-Condit, S. (2002). Translationese: A myth or an empirical fact? A study into the linguistic identifiability of translated language. *Target*, 14, 207-220.
- Venuti, L. (1995). *The translator's invisibility*. Routledge.
- Venuti, L. (1998). *The scandals of translation: Towards an ethics of difference*. Routledge.